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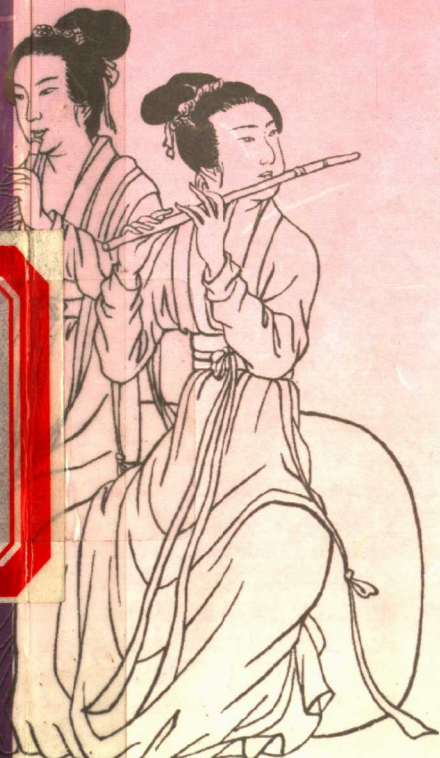
# 晏殊珠玉词译评

一曲新词酒一杯  
去年天气旧亭台  
夕阳西下几时回

无可奈何花落去  
似曾相识燕归来  
小园香径独徘徊

• 四川文化出版社

• 单芳



# 晏殊珠玉词译评

单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责任编辑:杨万玉

封面设计:马映峰

责任校对:杨万玉

版式设计:万玉

## 晏殊珠玉词译评

单芳

---

出版发行:甘肃文化出版社

印 册:甘肃地质印刷厂

社 址:兰州市庆阳路230号

厂 址: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357号

邮政编码:730030

邮政编码:730060

电 话:(0931)8454246

经 销: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850×1168毫米 32开

版 次:2001年12月第1版

字 数:186千

印 次:2001年12月第1次

印 张:8

印 数:1000

---

书 号:ISBN 7-80608-685-4/122·2

---

定价:14.80元

## 前 言

晏殊(991—1055),字同叔,临川(今江西抚州)人。谥元献,世称“晏元献”。他七岁能文章,有“神童”之名。宋真宗景德二年(1005)以神童召试,史载“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,殊神气不慑,援笔立成,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”<sup>①</sup>。时年十四岁。从此,晏殊便跻身官场。次年,召试中书,迁太常寺奉礼郎。真宗天禧四年(1020),晏殊三十岁,以户部员外郎知制诰,拜翰林学士,成为皇帝宠信的大臣。至仁宗年间,官及丞相。

晏殊一生政绩并不显赫,但由于他“善知人”,能举才,史称他“平居好贤,当世知名人士,如范仲淹、孔道辅皆出其门。及为相,益务进贤才,而仲淹与韩琦、富弼皆进用,至于台阁,多一时之贤”(《宋史·晏殊传》)。一时名士如欧阳修、梅尧臣等均出其门。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《玉茗堂诗》在写及晏殊时云:“千年相国风流在,长向沙河问濯龙”,此诗句正道出了后世对晏殊的盛誉。

晏殊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,朝廷重视文人,使得晏殊这样一班士大夫有条件沉迷于歌舞宴乐,并极尽文章之能事。由于晏殊地位高,又很有“酬唱”才能,名气很大,所以后人对他的记载也多侧重于他的文学才能方面。《宋史·晏殊传》载:“殊性刚简,奉养清俭,累典州吏民颇畏其相急。善知人,文章赡丽,应用不

穷，尤工诗，闲雅有情思。”欧阳修《六一居士集·晏公神道碑铭》称他：“自少笃学，至其病亟，犹手不释卷，有文集二百四十卷。”可惜晏殊文集大都散失，现存最为完整的只有《珠玉词》一卷。即使是《四库全书》中收的《元献遗文》也仅存文六篇，诗六首，余皆为词。

晏殊在北宋初期词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这一点多为学者、专家所肯定。他上承晚唐五代余绪，下启宋词新风，是最早跨入宋词领域的先行者。他的小令词作被誉为“报春花”，揭开了宋词创作的序幕，“开一代词风”，晏殊本人则被称为“北宋倚声家之初祖”，乃“导宋词之先路者也”。但遗憾的是人们对晏殊词的研究，多囿于某种牢固而并不恰当的心理定势，即论及晏殊总忘不了他是个少年得志的太平宰相，论及《珠玉词》则认为不过是流连杯酒、征歌逐舞的奢华生活的反映，词中流露出来的缕缕“闲愁”，也被简单地贬斥为“无病呻吟”，因而妨碍了对《珠玉词》多层次、多角度的深入研究。

我以为，评价某一文学作品，就艺术性而言，需要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品质、艺术风格作细致的分析；就思想性而言，需要联系时代风气与作者的遭遇进行研究，不应以后世的标准去要求古人。晏殊既有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及身份地位，又是一位文学修养很高的词人。他的作品，情感丰富细腻，具有独特的艺术美。这就需要我们冲破传统观念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惟有如此，才能比较全面地看待晏殊，评价《珠玉词》。

## 一、时光的感悟，生命的觉醒

晏殊是一个对时光流逝极为敏锐的词人，冬去春来，岁月荏苒，都在词人心头引起意绪的波动，对情感的品味，使他发出阵阵人生喟叹。晏殊的这类作品，表面上看来写的是缕缕“闲愁”，而这缕缕“闲愁”恰恰是词人“惜时”的表现，它不仅流露出词人对生命的留恋与珍惜，也显示出其深湛的艺术功力与优雅清丽的创作风格。

### (一)对时光流逝的精细描述

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，因此，大自然的变化，就不能不影响人的心境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和季节的更替，都可以成为感发文学创作的“动机”，成为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内容。

陆机《文赋》说：“遵四时以叹逝，瞻万物而思纷。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。”钟嵘《诗品序》也说：“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”说的就是“四时”、“四候”对于诗歌创作的感发作用。再加上文人所处的时代及文人的个人遭际对其心理产生的刺激，有感而发，就使“时序惊心”之感成为文学创作的“永恒主题”之一。

纵观历代的诗词创作，在吟咏这方面的感受时，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往往得力于以下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借助时光流逝之速、人事变迁之巨来打动人心，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之一中的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”在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曹操笔下，也有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

的感伤。这类感伤代不绝书。唐代卢照邻有“岁将暮兮欢不再，时已晚兮忧来多。东郊绝此麒麟笔，西山秘此凤凰柯。死去死去今如此，生兮生兮奈汝何。”<sup>②</sup>陈子昂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杜颀有“君不见铜鞮观，数里城池已芜漫。君不见虢祁宫，几重台榭亦微濛。介车兵马全盛时，歌童舞女妖艳姿。一代繁华皆共绝，九原唯望冢垒垒。”司空图有“乌飞飞，兔蹶蹶，朝来暮去驱时节。女娲只解补青天，不解煎胶粘日月。”<sup>③</sup>大诗人李白有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一直到宋代大文学家苏轼，也有“但屈指、西风几时来？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”（《洞仙歌》）等等。这些作品都是以沧桑变易和人生倏忽的强烈变动，深深叩击读者的心弦。

第二种情况是处于时代大变动中，文人遭遇乱世，就在作品中写出了时代的盛衰兴亡与今昔对比。这类作品也易于打动读者的心弦，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同情。如南唐后主李煜的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！”再如唐诗人李峤的“昔时青楼对歌舞，今日黄埃对荆棘！山川满目泪沾衣，富贵荣华能几时？”（《汾阴行》）宋南渡词人康与之“阿房废址旧荒丘，狐兔又群游。豪华尽成春梦，留下古今愁。”（《诉衷情令·长安怀古》）南宋词人张炎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大变故后，也写下了“当年燕子知何处？但苔深苇曲，草暗斜川。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，浅醉闲眠。莫开帘，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鹃。”（《高阳台·西湖春感》）以上词均写到昔日歌舞繁华都成为今日一梦，充满了凄凉幽怨。世事渺茫、人生短暂，这是多么沉痛哀婉的嗟叹，它们都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深深地打动读者，以至于世代流传。

在晏殊词中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词人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受。但是，晏殊的情况与上述两种情况不同。首先，从作者的身世经历

看，晏殊生逢北宋的“盛世”，本人又仕途通达，既未经沧桑巨变，又未受坎坷飘零之苦。其次，从词情上看，他写的也只是一种平缓的景物变化，而非天翻地覆、沧海桑田的剧烈变动。但他的词同样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，其中的奥妙之处，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一般人常易忽略的自然景物，乃至宇宙人生的微妙变化，用一颗敏锐的词心精细地描绘了人们对此也偶有触动、但又不易形诸笔端的某种精神感悟。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，对于一个真正具有锐感灵心的词人，即使没有人事困穷不幸之遭遇的刺激，也会因为四时节序推移而引起细密轻灵又鲜明深切的情感激荡，从而写出富于诗意的优美诗篇。晏殊便正是禀赋此种资质的一位出色的词人。

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中，有巨变也有渐变，亦即质变与量变。对于巨变或质变，人们往往感受强烈，较易形诸笔端；而微妙细小的渐变或量变，则往往易被人们忽视。尤其是在写时光的流逝时，人们总是于时过境迁之后才恍然醒悟——百年一梦、逝者难追。可是对于一年、一月乃至一天之内光阴的推移，却让它在不自觉中悄悄地溜走而忽略不计了。朱自清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《匆匆》的散文，细致地刻画了时间逝去的踪迹，表现了对虚度光阴的惋惜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，聪明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……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。太阳他有脚啊，轻轻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。于是——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去；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；默默时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时，他又从遮挽的手边过去。天黑时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，从我脚边飞去了。”精细地刻画了一天之内光阴的无可挽留。而对此，丰子恺先生又进一步演绎道：“在那不知不觉的渐变中，在那一年一年、一月一月乃至一分一秒的渐进中，天真幼稚的孩童不知不觉



就变成了阅历很深的成年人，而那如花似玉的少女，也终于变成了围坐火炉旁的鹤发老婆婆。所以‘渐变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，造物主微妙的工夫。”（《渐》）

但是，对于自然界这种最常见的时光演变，常人却很难察觉到，更不易描绘于笔端，所以朱自清、丰子恺这二位散文大师的作品才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。而对于词这种文学样式，由于它篇幅短小，字数极为有限，和散文相比，要做这样精细的描述是非常不易的。晏殊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词人，他的感情细腻丰富，其多愁善感的气质与禀性，使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细微的变化，并用生花妙笔将其在词中表现出来。

且看晏殊的下列词作：

南雁依稀回侧阵。雪霁墙阴，偏觉兰芽嫩。中夜梦余消酒困。炉香卷穗灯生晕。急景流年又一瞬。往事前欢，未免萦方寸。腊后花期知渐近。寒梅已作东风信。

——《蝶恋花》

此词写雪霁天晴的景色。兰草是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，早春时由叶丝间抽出许多花茎，茎顶开花，花呈淡黄绿色，清香。此词写“兰芽嫩”，表明冬季将逝，春天将临，南方的大雁已探知春的消息，正准备北归。此时此刻，词人因酒困而美美地睡了一觉，在心满意足、怡然自得之中忽然有所醒悟。他意识到了流光迅疾，“急景流年又一瞬”，时光已在睡梦中悄悄溜走。炉烟袅袅，逝去的不能再回转，词人心中涌起一种惆怅。腊月一过，将迎来花期的降临，那雪中红梅不已暗透着春之消息吗？这首词形象地描绘了时光渐移的进程，兰芽和红梅正是残冬向初春过渡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景物。寥寥几笔，词人就勾勒出了季节景物的特征，表现了对春的追寻、向往之情及对时光易逝的淡淡哀伤。

又如：

帘幕风轻双语燕。午醉醒来，柳絮飞撩乱。心事一春犹未见。

余花落尽青苔院。百尺高楼闲倚偏。薄云浓雨，抵死遮人面。消息未知归早晚。斜阳只送平波远。

——《蝶恋花》

玉枕冰寒消暑气。碧簟纱厨，向午朦胧睡。莺舌惺松如会意。无端画扇惊飞起。雨后初凉生水际。人面荷花，的的遥相似。眼看红芳犹抱蕊。丛中已结新莲子。

——《蝶恋花》

这两首词均写词人午睡醒来之景。第一首写风拂珠帘，燕子呢喃，柳絮飘飞，余花落尽，片片铺落在长满青苔的小院，这一切都构成了春天将要归去的景象。上片写的是季节的渐变，下片写一天之内光阴的推移：从中午时分小窗下的一枕浓睡到傍晚时分的一抹斜阳掠过水波，正是在一天之内时间的渐变过程。第二首词写的是盛夏之景，词人在莺声中入梦，感受到微雨过后的阵阵凉意。放眼远望，水面上荷花各呈娇艳，近前细看，又发现在浓密的荷叶丛中已结满了尚未成熟的小莲子，这些莲子就像襁褓中的婴儿，会渐渐成熟起来。看到眼前之景，怎不使词人感到在睡梦中、在莺声中、在荷花的争奇斗艳中，自然界的物象一天天发生着微妙的变化，美妙的时光也在一寸寸消失。词中，作者没有明确地表露出对时光的惋惜，但在字里行间，又处处使我们感受到词人对光阴易逝的敏锐把握。

晏殊还有一首《踏莎行》，写春末到夏初时节光阴的“渐变”过程：

小径红稀，芳郊绿遍。高台树色阴阴见。春风不解禁杨花，濛濛乱扑行人面。翠叶藏莺，珠帘隔燕。炉香静逐游丝转。一声愁梦酒醒时，斜阳却照深深院。

词的上片写野花零落，小路上点缀着几点残红，远处是绿色的原野，芳草萋萋，空中飞絮。这一切显示出季节正在更替，春光即将告别人间，它们一同构成了春夏之交的季节特征，这种“渐变”就是

换季的变化。词的下片又细致地描绘了一天之内光阴的推移：“炉香静逐游丝转”，人在春困中睡着了，室内异常安静，只有那轻灵淡薄的炉香，缕缕不绝，袅袅上升。这幽微迷茫、神与物化的景象，将伤春惜别的无限眷恋之情细腻地反映出来。在这些景物之中藏着的潜台词是：闲里的光阴正在一点一点地逝去，正如炉烟飘袅，逐渐消失在虚空之中。当他梦断酒醒时，庭空院静，一抹斜阳已照进这深宅大院，一天的光景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。一天既是如此，一春岂不也是这样！短暂的人生就在夕阳光影之中消磨净尽了。这首词也写了两种渐变，一种是换季的变化，一种是一天之内光阴的推移。词人对这两种渐变进行了细腻而优美的描绘，景色明丽而情感深婉。

晏殊还有一首被人们传颂不已的词：

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夕阳西下几时回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
——《浣溪沙》

词的上片写他持酒听歌的情景。晏殊的小儿子晏几道曾追忆往事说：“始时，沈十二廉叔、陈十君宠家，有莲、鸿、萍、云，品清讴娱客。每得一解，即以草授诸儿。吾三人持酒听歌，为一笑乐而已。”（《小山词自序》）正反映了当时达官贵人们的生活。“一曲新词酒一杯”，晏殊是在自己的私人小花园里一面饮酒一面听歌，又趁着酒兴写些小词让歌女们当场演唱，他的心情是多么的轻松、满足！当他拿着酒杯，哼着曲子，怡然自得之时，心灵忽然有所触动：“去年天气旧亭台”，去年也是那暮春时节，也是一样的风和日丽，一样的亭台楼阁，一样的把酒赏曲，可是岁月匆匆，那已是去年的旧事了。在这些貌似依旧的外表下，岁月已悄悄溜走。这时，一种淡淡的人生忧伤不由袭上心头。夕阳西下，明日还会照旧升起，可是逝去的光阴呢？时光是永远不会倒流的，词人的心境由怡然自得忽然变成了惆怅和沉思。词的下片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

正是作者描绘“渐变”的最为精细和美妙的千古名句。李后主曾有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的名句，他写的是一种急风暴雨下的迅猛的变化，而晏殊写的却是平稳中景色的变化。时光老人能催化万物，花谢而至花开，春去秋来，作为个人置身于宇宙这一整体之中，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，对时光的推移也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伤叹了。而这种伤叹又包含了生命个体对生命流逝的无限眷恋。小燕子翩翩而至飞去飞来，似曾相识，但前人早已这样说过：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涉足于同一条河流中。因为时间和流水都是永恒流动的，它们不会有片刻的停留。光阴渐移，春秋代序，自然、人生随时都处在变化中。晚清刘熙载评论这二句是“触着”（见刘熙载《艺概》），所谓的“触着”，即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。生活中本来便有无限的可以构成文艺作品的素材，但有人能从生活中吸取，有人却缺乏这种本领；有人虽冥思苦想，却未必把素材提炼筛选得好，有人则能在某种触发中把它变为精警的成品。然而不论是“触着”还是“偶得”，没有平时的生活积累，没有一定的艺术素养，没有对事物的敏锐感受力，这也就只是一句空话了。

从以上作品中可以看到，在晏殊笔下，春去秋来，从清晨到黄昏，时光就像人踮直脚步走路那样，来得那么轻，那么安闲，离开的又是那样匆匆。这就是“渐变”的特征。而在这种安闲缓和的“渐变”背后，又深藏着一颗并不平静的“词心”——词人所欲表达的，仍是那一股忧惧时序流逝的伤感意绪，只是他的表现方式是那么自然有度，从容舒缓。

综观咏叹人生的作品，大致可分为两类，一类源于作者人生旅途中具体的遭际，另一类则是从人生本身发出感慨。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，属于第一类者较多，这类作品多获得人们高度的评价或同情；属于第二类者较少，这类作品又多被视为消极颓废之作。而在晏殊词中，这类从人生本身的痛苦忧郁出发的作品却相当引人注目。若简单地认为只有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的作品才

能流传千古的话,那么从人生本身出发,抒发心灵深处生命欲求的作品,不也能流传至今吗?

## (二)词人心态历程的展现,对人生的思考

孔子面对河水曾发出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感慨。时间的流逝甚至比流水还要令人无奈,就是在当前以至可以预见的时期内,它既不能积累,也无法保存。所谓“如花美眷、似水流年”,就意味着青春悄悄地消失,生命默默地消耗。夕阳西下,旭日东升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随之而四季更替,花开花落,无法阻挡。面对这种自然现象,有主体意识的人都会意识到生命的流逝,不过,人们对时光流逝的敏感程度又与年龄密切相关。请看南宋词人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:

少年听雨阁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

这首词受辛弃疾《丑奴儿》词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……而今识尽愁滋味”的影响,但有了发展。词人向我们推出三幅画面:温软香艳的“歌楼夜雨图”,凄风苦雨的“江舟秋霖图”,孤独枯寂的“僧庐听雨图”。三幅画卷组成了少年风流、壮年飘零、晚年心丧的人生长卷,从而展现了社会从相对安定到动荡离乱、劫后荒凉的演变过程。时间和空间的跨度,无疑是数十年而千万里,现在全被压缩在这四十个字中,形象明晰,背景典型,突出展现了词人一生的风雨历程和内心世界。情感丰富,寓意深刻。这是一位处于动荡年代的文人内心深处波澜起伏的世界,他抒发的也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感情。

而词人晏殊身为太平宰相,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沧桑巨变,虽然对时间的感触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,但从词中看,其表现方式和力度与蒋捷有明显不同。与蒋相比,晏的这类词是在平稳中有变化,而在感情上则有一个心理渐进过程。

人们在青年时代，因年少气盛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因而对生活总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。请看他写年轻人生活的词作：

红蓼花香夹岸稠，绿波春水向东流，小船轻舫好追游。渔父酒醒重拨棹，鸳鸯飞去却回头。一杯销尽两眉愁。

——《浣溪沙》

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。日长飞絮轻。巧笑东邻女伴，采桑径里逢迎。疑怪昨宵春梦好，原是今朝斗草赢。笑从双脸生。

——《破阵子》

前一首上片写年轻人在红花夹岸，花香飘逸的绿波中，驾一叶扁舟，互相追逐玩耍的情景。下片写渔父的怡然自得。虽说“一杯销尽两眉愁”，但这愁只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而已。第二首写在春光融融、鸟语花香的社日，青年女子在花径里欢笑相逢，而“东邻女伴”笑逐颜开的原因，是昨夜做了一个好梦，这个好梦是今朝斗草会赢的征兆。这两首词写的都是青年人的生活，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欢乐的气氛，它们反映了作者此时乐观开朗的心态。

在这种心态下，晏殊也在词中写春去秋来，流年暗换，但词的基调是轻松愉悦的。例如：

重阳过后，西风渐紧，庭树叶纷纷。朱栏向晓，芙蓉妖艳，特地斗芳新。霜前月下，斜红淡蕊，明媚欲回春。莫将琼萼等闲分，留赠意中人。

——《少年游》

此词写春去秋来，西风吹得庭树落叶纷纷。这种景象，本来极易引起人的伤感。宋玉曾有“悲哉，秋之为气也！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”的感慨。南唐中主李璟也有“菡萏香消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”的名句，写荷香消散，花落叶败，深秋的西风从绿波中吹起，令人忧愁。此时，美好的时光过去了，还有跟美好的时光一起消失

的，是人的青春，憔悴之人更不堪去看花叶的凋零了。而此情此景，在晏殊笔下，是西风渐起，落叶飘零之时，仍有芙蓉花在顽强地开放，争奇斗艳力图挽回春光，并可被赠送给自己的心上人以表衷情。此词情调轻松欢快，并没有流露出由于春天的消逝而产生的惆怅与感伤，它表现了词人对生活的热爱。叶嘉莹赞“霜前月下，斜红淡蕊，明媚欲回春”就既有“春日之和婉”，又有“秋日之明媚”。

再如《采桑子》：

阳和二月芳菲遍，暖景融融。戏蝶游蜂，深入千花粉艳中。

何人解系天边日，占取春风。免使残红，一片西飞一片东。

春天是花的世界，春光孕育了百花，百花又展现出春光的美好。此词上片写赏花：阳春二月，百花争艳，日暖风和，光景宜人，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景象。“芳菲遍”给人以百花如海、满目皆春之感。“融融”将春日下花的沉酣之态和赏花人的怡然之情，一齐形容了出来。三、四句以特写手法，描绘了一幅“蜂蝶戏春图”，蝶舞蜂忙，“深入千花粉艳中”格外显出花的艳丽和芬芳，也烘托出“春意闹”的迷人情景。这时，词人写的是春意盎然、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色，毫无惆怅与感伤的成分。词的下片写赏花产生的联想：面对如此绚丽的百花，人们是多么希望春光常在，好花常开，然而大化运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词人从欢娱中引出惜花爱花的惆怅，但这种惆怅又是轻微的，它并没有流于伤感，而是给人以启示：流光无情，好景难驻，要把握时机，珍惜美好的事物，不要让其轻易溜走。

又如：

青梅煮酒斗时新。天气欲残春。东城南陌花下，逢着意中人。

回绣袂，展香茵，叙情亲。此时拼作，千尺游丝，惹住朝云。

——《诉衷情》

樱桃谢了梨花发，红白相催。燕子归来，几处风帘绣户开。

人生乐事知多少？且酌金杯。管咽弦哀，慢引萧娘舞袖回。

——《采桑子》

前首词写残春时节，一对恋人在花径里幸福相会，情真意切，洋溢着青春的旋律，毫无惜春、恋春的情绪在内。次首词写盛夏，虽有及时行乐的思想，但并不是对时光易逝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强欢，而是风华正茂、踌躇满志的自然流露。从这些用词清丽、格调欢快的词作中可以看出，这一时期，晏殊的心态是开朗乐观的，对时光、季节的感悟和描述与后面将论述的一类作品有明显的不同，词人并未着意刻画、渲染光阴的流逝，没有着意表露伤时的心态。他的这类词作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，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。

当人们沉湎于声色歌舞，流连忘返的时候，心理时间相对地过得特别快。而蓦然回首，又会惊叹老大和死亡的到来。正像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当其欣于所遇、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”，而情随事迁，当他进一步感到人生“终将于尽”时，又发出了“死生亦大矣”的无可奈何的慨叹。这种心态的转变，在《珠玉词》中也得到了真实而形象的表现。

秋露坠，滴尽楚兰红泪。往事旧欢何限意，思量如梦寐。  
人貌老于前岁，风月宛然无异。座有嘉宾尊有桂，莫辞终夕醉。

——《谒金门》

春来秋去，往事知何处！燕子归飞兰泣露，光景千留不住。酒阑人散忡忡，闲阶独倚梧桐。记得去年今日，依前黄叶西风。

——《清平乐》

第一首词，开篇就写秋天的露水点点滴滴落，犹如美人的眼泪。“红泪”，据《拾遗记·魏》载：“文帝所爱美人姓薛，名灵芸……闻别父母，歔歔累日，泪下沾衣。到升车就路之时，以玉唾壶承泪，壶则红色。既发常山，及至京师，壶中泪凝如血。”词中晏殊将兰叶上的秋露比作美人能变成血的眼泪，情调忧伤而凄婉。“往事旧欢何限意，思量如梦寐”，过去的欢乐如梦幻泡影，怎不令人伤心惆怅。词



的下片“人貌老于前岁”，可知词人已不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了，景物依旧，而时光无法挽回。在这种心境下，词人只好借酒消愁了。在第二首词中，用“燕子归飞兰泣露”一句，一个“泣”字使全词笼罩着忧伤的情调，而忧伤之由正是“光景千留不住”，词人同样借酒宴会来排遣内心的惆怅，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当“笙歌散尽游人去”时，惟有多情的词人独倚梧桐，感慨岁月的无情。

这两首词在景物的描写、情感的抒发中已不同于上述一类词，其词的基调已由欢快、明媚变为感伤与忧郁。人生无常，往事如烟，时光往往惊破青少年时的美梦，所谓“人到中年万事休”，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回顾过半的人生经历，已不再是来日方长，而是时不我待，因而采取更务实的态度。对此有的人是积极进取，有的人是及时行乐。我们不能指望当时的晏殊在意识到人生短暂时会因使命感、责任感而奋发。受时代的制约，受社会苟安风气的影响，他的务实态度只能是及时行乐。“座有嘉宾尊有桂，莫辞终夕醉”（《谒金门》），“须尽醉，莫推辞，人生多离别”（《更漏子》），“不向尊前同一醉，可奈光阴似水声，迢迢去未停”（《破阵子》），都是这种心态的流露。

此时的及时行乐是由流光易逝而引起的强欢，它同前期的及时行乐有质的不同。及时行乐实际上是受人性本能的快乐原由所支配的。这种本能往往促使人们去追求欲望的满足和快感，而这种欲望的满足又与封建统治阶级禁欲主义尖锐地对立，当人们感到流光易逝的时候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又是生命的觉醒。“欢乐极兮哀情多”，越是乐极，越会产生兴尽悲来之感。因此，乐极生悲，便成为一个富有人生哲理的命题。晏殊在《珠玉词》中就反复弹奏了这一旋律。如“时光只解催人老”（《采桑子》），“暮去朝来即老，人生不饮何为”（《清平乐》）。谁不怕老，谁不希望自己青春常驻、富贵常年。对人生短暂的感叹，就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的普遍心态。晏殊不论有怎样的显赫地位，面对着自然规律，他也无法掌